



三年前体验当棒棒 我一天挣了300元

□陈显洁



他名叫刘达奎，重庆合川区二佛寺的人，土生土长的农民。

三年前，我和他认识，完全是一场喜剧。

我那天跟老婆斗了点嘴，心里面不大高兴，便走进了一家小酒馆，独自要了点啤酒和小菜，自斟自酌起来。

酒喝到半醉，抬眼见对面有个农民模样的中年人，和我同样要了啤酒，一盘花生米，也喝得半醉不醉。

我站起来，还想去找服务员要瓶啤酒，不料刚起身，就摔了个四脚朝天。

酒馆里的食客们因此哈哈大笑，老板走过来，向我喝道：“你少喝点嘛，人上了岁数，摔不得哟。”他向地上一看，我摔碎了个杯子，硬要我赔。

我正尴尬，对面那位农民模样的酒友走了过来，说：“哎呀，打都打烂了，吵个啥子嘛，这叫岁岁（碎碎）平安，要好多钱嘛，陪你就是了。”见有人帮我说话，心头不免涌起感激之情。

就这样，我和刘达奎认识了，他说他是合川人，我老婆也是合川人，于是就认了个老乡。

他这人豪爽，说道：“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”还说，今天我俩难得相见，酒钱算我的，喝个不醉不散。

我也只好随着他说：“老乡见老乡，钱包都搞光。”

于是，一个棒棒，一个记者，交了个朋友。喝得个烂醉。我对他说，我是老知青，1965年就下乡了，当了八年农民，回城后考上了大学，毕业后当上了记者。可是，没有我干不了的农活。他笑道，莫说多了，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，还没有你干农活干得好？免是狗撵出来的，话是酒撵出来的。莫吹牛皮，你来干干棒棒就晓得了。

干干棒棒？这还真说到我心里去了，我就是想当两天棒棒，体验一下棒棒的生活，可是一直没有机会。

我想，这下机会可是来了。

他说他还喜欢看，还喜欢唱歌，特别喜欢唱《山城棒棒军》里的主题曲《棒棒》；我说我喜欢写书，也喜欢唱《棒棒》，于是又对饮一杯，真的是交了个挚友。

刘达奎是“军长”

一来二去，我在天星桥经常碰到他，才发现这个农民不简单，他好像是天星桥棒棒们的头。因为我常常看见他在指挥其他的棒棒干活，有时，还看见他在训斥别的棒棒。

时间久了，我和棒棒们渐渐熟悉了起来。有个叫老猫的棒棒告诉我，刘达奎是“军长”。

我说，你在哄我，棒棒里头还有“军长”？那你老猫是个啥子官？他笑道，我没得能力，当不了官。人家刘达奎有文化，还看《三字经》这种书，嘿，他还会唱歌，经常唱的是《棒棒》，还会唱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。你想嘛，这样的人不当官，老天都不容。

我当他是讲笑话，于是问，你们棒棒有“军长”，还怕要分战区哟？老猫说：“还让你说对了，我们内部分有‘天星桥战区’‘石碾盘战区’‘小龙坎战区’‘沙坪坝战区’等等，更远的还有‘石桥铺战区’，不过很少去那里。毕竟，那边的棒棒也要找钱吃饭，去多了，影响人家的生意，这种事情刘达奎是不会做的，除非有老板请我们去做活路。昨天做了笔大业务，我们去了十多个人，‘军长’带队，我分了800元钱。”

800元？我惊奇道：“啊啊，你老猫搞肥了哟。”

老猫笑道：“啥子搞肥了哟，小意思，这点小钱都不找，我们还怎么生活？要是遇上下雨天，就出不了门，找不到活路，这种天对于我们来说，叫‘打烂仗’，就是倒霉天。”我问老猫，你们棒棒军的“军长”是选出来的么？他回答：“选啥子选哟？没得你想的那样正规，大家这么一叫，他就是了。”

啊啊，我明白了。

他送我一只要大公鸡

有次我下班回家，在路上碰见刘达奎，他高兴地招呼道：“陈大哥，好久不见你了，走，到我家去喝酒，昨天我那老表来了，从江津给我带了点‘江小白’来，今天老婆在家，我让她炒几个菜，我们兄弟两个喝一杯。”

我说：“哪能让你请我喝哟，走到我家去，我去炒几个菜，我请你。”他说，兄弟之间，不用客气，今天是我先请你的，就到我家去。下次你先请我，我就去你家。

好嘛，我就不客气了。

壶觞间，他电话叫来了几个棒棒，说是陪我喝。这时，我才知道，刘达奎有五兄弟，都从老家到天星桥来当棒棒了。五兄弟都成了家，他是老大，今年已五十八了。他那些兄弟，全部都是拖儿带女进城来的，有的老婆在修鞋子、补锅、配钥匙、修雨伞；有的在帮人带小孩；有的在医院当护工照顾病人，也有做清洁工的。

那个老婆在医院照顾病人的兄弟排行老四，名叫刘达贵，只有他一家在天星桥买了房子。刘达奎告诉我，只有四弟才买得起房子，他老婆在医院找得到钱，说明照顾病人的活路收入高。

酒到半酣，刘达奎说想回合川二佛寺，回老家去看望母亲，车票不大好买。那时候，去合川的长途车站在沙坪坝附近，一天有很多班，但是乘客多，常常买不到票。

我说：“哪个不把老人家接来？”刘达奎的四弟说：“她在城里住不习惯，来天星桥住过的，又回去了。”

刘达奎说，母亲还是喜欢合川老家，喝井水，吃自己地里种的菜，她一个人还喂了鸡喂了猪，辛苦得很。父亲走得早，母亲受累了。

我那时开了个桑塔纳四处采访，心想走合川又不远，于是说，我开车送你吧。他说，那好，油费过路费算我的。

恰逢第二天我休息，于是开上车，接了刘达奎，个把小时就到了合川肖家镇附近的二佛寺。

我原想，刘达奎下了车，我就往回走。哪想到他硬是不准我走，只好听他的。中饭吃的是乡间小菜，那味道很鲜美，城里是不容易吃到的。还有老腊肉、香肠，都是他家的猪肉做的。

再打量他家内部四周，冰箱、彩电，一应俱全。只是没有空调。我问他哪个不装个空调？他母亲回答说，那个东西冷得很，受不了。这位85岁的老人，精神矍铄，只是眼睛有点不好，看东西费力。临走，刘达奎硬要给我什么过路费汽油钱，我说，你刚才还说了的，“兄弟之间不要太客气了，客气就生疏了。”

他听了我说得有道理便作罢，但是他硬要送我一只大公鸡。他用个口袋，剪了个洞洞，把公鸡的头从洞洞里伸出来，说是这样，公鸡才不会被闷死。

我把车开回家后，老婆拿手提电子秤来一称，公鸡足足有九斤。

我当棒棒军

有一次，我认真地问刘达奎：“大家都尊称你是‘军长’，我问你，你手下有多少个棒棒‘兵’？”

刘达奎见我当了真，便道：“我这个‘军’，来了的走，走了的来，至少也有好几百人。我是天天都在招兵买马，不嫌人多，但嫌人少。不是我吹，天星桥的人头，我熟得很。那些带鱼老板呀，米面老板呀，卖酱油麸醋的老板呀，都离不得我，我的电话他们都有。”

我问他：“你招兵买马是不是只招合川的老乡？”

他回答说：“不一定嘛，只要是人，我都招。昨天还招了几个广安来的棒棒。”

我乘机问他，我来当棒棒如何？



陈显洁

刘达奎似乎没有听懂，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你来当棒棒？”

“啊啊，那倒好，你是读过大学的，有文化，天星桥的棒棒军要有军师了。不过，你行么？这可是个力气活。”

他想了想，又说：“你当个啥子棒棒嘛，你只要天天跟着我走，我走哪里你走哪里，我保证你每天有100元钱的收入。”

我不干，不想当“军长”的跟班，硬是想当棒棒，目的是体验一下生活，今后好写小说。

他拗不过我，只好说：“明天你来试试吧。该你的钱，我都给你，不会贪污你的。”

我说：“我晓得。你是个好军长，不会贪污军饷。”

第二天，我早起在天星桥农贸市场等他，他也早早就到了。

他对我说：“今天是个带鱼老板找我，要三个人，还要力气大点的棒棒。我的两个兄弟力气大，他们两个带你一个，应该没有问题。”

他还说：“你少说话，多做事。50斤一袋的带鱼，有点重哟，你得不得行哈？要是不得行，不要硬来，腰闪了，大的事情就来了。还有，带鱼味道重，腥臭，你要在背上垫层麻袋，这里，我把麻袋给你带来了。”

面对那个带鱼老板的时候，我有点怕兮兮的，毕竟我是个假棒棒。刘达奎在我耳边悄悄说：“莫怕，我给你炸起的。”

从车上把带鱼背下来，刘达奎的兄弟一次可背两袋甚至三袋，我只背得起一袋，还脚杆打闪闪。

好在带鱼老板已经离开，我的尴尬相，他是看不见了。不一会，汗水就把我的眼镜糊住了，我腰酸背痛的，累得直喘气，那个带鱼味道才叫重哟，臭得我鼻子捂住也不是，不捂住也不是。我那脚杆里的骨节哟，开始时还没啥子感觉，走了两趟后，骨头里的血都在疼。

半天的时间在大汗淋漓中过去，好不容易才把活路做完了。回到家里，我完全精疲力竭了，躺在床上啥子事都不想做，只想睡一会。老婆咕嘟道：“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，好像才跑完马拉松似的。”

她哪里知道，我是去当了回棒棒，她要是知道了，非骂死我不行。

“军长”发“军饷”

第三天，刘达奎给背带鱼的棒棒发饷。他站在梯坎上，拿出手机，大声说：“刘家两兄弟，陈眼镜，你们听着，王家带鱼店的带鱼一共900公斤，你们三个人，一人背了300公斤，对不对？”

刘家两兄弟对视了一下，有点不情愿地说：“对头。”

“900公斤运费一共是900元，你们三个人，好算，一个人300元。我现在就打给你们，你们看好手机，微信付款。”

那个刘家老四不大高兴，说，陈老师一共才背5袋，其他都是我们背的，为啥子要把“军饷”平均分配嘛？声音不大，但还是被刘达奎听见了。

他拉下脸，说道：“开头我就问了的，900公斤平均每人300公斤，对不对？你们说对，现在又打翻天印，做啥子嘛？我最不喜欢扯皮拿筋的人。”

我受之有愧，就说：“‘军长’，我背得少，我就少拿点嘛。”

刘达奎说：“不行，平均分配，这是天星桥棒棒军的原则。没得啥子说的，这是多年来的传统，管他背多背少，大家都要理解。出来当棒棒，都是为了找钱吃饭，兼高扯矮，互相帮助，相互拉扯，这就是天星桥棒棒的政策，是雷都打不脱的。”

说实话，对这次发“军饷”，我很羞愧，毕竟人家刘家两兄弟干的活多，我只背了五袋。又过了两个星期，我在天星桥街上偶然碰见了刘家兄弟，于是请他们在天乐饭店喝了一次酒，才算心安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）



作者(右)与刘达奎